

邓宝珊将军

■ 黄英 / 著

传奇



甘肃人民出版社

黄英 著

DENG BAO SHAN JIANGJUN CHUANQI

邓宝珊将军传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宝珊将军传奇/黄英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ISBN 7-226-03212-0

I.邓... II.黄... III.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352 号

责任编辑:李树军

封面设计:陈珂

邓宝珊将军传奇

黄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天水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55 千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6-03212-0 定价:22.00 元

内 容 简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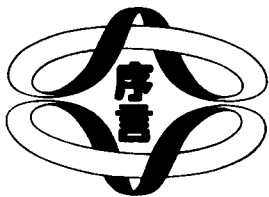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传记文学。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展现了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的一生。他出生在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上，少年从军，远走边陲，参加同盟会，投身靖国军，讨袁护法，策应北伐，坐镇榆林，联合抗日，入重围共患难，保故都促和谈，当省长谋福乡梓……他的一生不但充满了对民主和平、祖国兴旺的追求，而且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特别是作者深入采访写来的充满戏剧性的实事记载，及对兰州、新疆、塞北的独特风情的描写，更增添了本书的趣味性，吸引力。

ISBN 7-226-03212-0

定价: 22.00 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是一部以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甘肃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邓宝珊先生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的长篇传记文学。

作为横跨新旧两个世纪、从中国大西北雄浑壮阔的黄土地上崛起的传奇式的现代历史人物，邓宝珊的人生道路和思想见解，是颇为独特的。他生于一个弃儒经商的贫苦知识分子家庭，幼年父母双亡，一度沦入社会底层，过早接触了人世的艰辛。但他不甘沦落，一再与命运抗争，终于在孙中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感召下，少年从军，远走边陲，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他坚忍沉稳，好学善思，交游广泛，豁达宽容，考虑问题不囿于党派成见，能够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随着历史发展的需要决定进退取

舍,不计个人恩怨,择善而从。数十年来,他一直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接触,多次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在一些著名共产党员的影响教育下,始终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在光明与黑暗殊死决战的关键时刻,他终于作出勇敢的抉择,同饱经苦难的人民站到一起,迎来了新中国金色的黎明……

不过,人生有如河流。世界上恐怕没有一条大河是清澈见底的,清澈见底的只能是潺潺小溪。没有流归大海的志向、兼容并蓄的气量、百折不回的精神,就不可能成为一条大河。湍急的上游,平缓的下游,明丽的波光,滔天的浊浪……恐怕是任何一条大河都会具有的现象。流程越长,流域越广,汇聚的流量自然越大,挟带的杂质也必然越多。情况正如法国哲人狄德罗所说的那样:“人是一种力量和软弱、光明和盲目、渺小和伟大的复合体,这并不是责难人,而是为人下定义。”作为扮演过许多重要角色的复杂人物,邓宝珊更是如此。

但是,不管多么复杂,在邓宝珊这条大河的主流上,一直奔腾着我们中华民族追求自由、追求解放的洪波巨浪。从甲午战争到“文化大革命”,在他长达74年的人生历程中。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忧患意识,始终如同哺育他成长的黄河那样,不舍昼夜,滔滔流淌!

二

文学,既然被尊为人学,就得以人生作为自己注视的中心。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大胆揭示人生的奥秘,竭力表现人生的美好,帮助人类日趋自我完善,生活得更加文明、健康和幸福。

毛泽东对斯诺说过:“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得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之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①

是的,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不仅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快,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人生的色调也会越来越丰富而驳杂。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简单明了的、田园牧歌式的关系,将会不复存在。随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人的面目也许会更加难以辨识;伟大与渺小、崇高与庸俗、庄严与滑稽……也许会交织纠葛,更加难以分清。作为人学的文学,职责恐怕还会加重。作为以实际存在的人物为主人公的传记文学,是否会受到更多的欣赏与欢迎?

郁达夫认为:“新的传记,是在叙述一个活泼泼的人的一生,记述他的思想与言行,记述他与时代的关系。他的美点,自然应该写出,但他的缺点与特点,因为要传述一个活泼泼而且整个的人,尤其不可不述。所以若要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我们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像。”②

可惜,要完全实现郁达夫提出的这些要求,却颇为不易,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树碑立传”的传统观念。在不少人眼里,传记,不过是一种政治待遇,一个人能否入传,不是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人性内涵等文学价值,而往往取决于其职位。至于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那一套陈腐的东西,也还严重地束缚着某些人的手足。一些传记文学作品,也缺乏作家应有的主体意识,缺乏作家对传主的独特把握,顾及了材料的真实而忽视了人物的真实,使作品仅具有史料价值而缺乏文学价值,把活泼泼的人生变成了失去血肉的生物标本,大大减弱了作品震撼人心的感染作用。



三

这是我写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之所以要以邓宝珊先生为传主,不仅由于他是我的前辈同乡,其生平事迹为人们所熟知,采写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仅由于他是一位对祖国和人民有过重大贡献的将军,被收入了伦敦出版的权威性很高的《世界名人录》。不,引起我巨大兴趣的,首先是他这个人——这个内涵丰富、性格独特、具有传奇色彩、值得研究、值得表现的人。他没有高贵的门第、烫金的文凭、显赫的后台,甚至也没有地盘和军队,凭靠什么在那变幻莫测的政治、军事舞台上站稳了脚跟?他屡遭挫折,历经艰险,饱受困顿,为什么不中途落荒,半路消沉,始终把人生作为“一个不息的奋斗过程”?他纵横捭阖,情系八方,交满天下,为什么不论失意得意,逆境顺境,总是不忘朋友,信守然诺,念旧情殷?他广听博览,随和大度,存异求同,为什么却不随波逐流,模棱两可,轻信盲从?……为解开他人生道路上这些令人饶有兴味的哑谜,我才产生了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

为了写出一个真实而丰富的人生,写作中我努力试图从人的角度,而尽量避免从社会的角度去把握传主。因为,人是社会的本体,是“万物之灵”。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已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看人,很少根据人的需求、人的幸福、人的发展去检验社会,而往往本末倒置,用统一的社会的精神的模式去衡量人、要求人、改造人,这就使得我们的文学,很容易失去文学的品性。但现在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呢?我希望能得到切实的批评。

此书的采访写作经历了三个寒暑。甘肃省政协、甘肃省文联、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兰州邓宝珊故居展览馆、天水市政协、陕西三原县政协,都给予了有力支持。除邓宝珊先生的亲属之外,甄载明、徐耀斌、王焕文等几位老先生以及许多同学和朋友,都给了我



热情的帮助。又承蒙霍松林教授题签。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黄 英

1988年岁暮于皋兰山下

注：

①《斯诺在中国》297页。

②《郁达夫文集》6卷283页。



目 录

第一章	北平和谈		(1)
第二章	秦州风雨		(31)
第三章	伊犁烈火		(62)
第四章	巍巍华山		(93)
第五章	血沃中原		(124)
第六章	忧满黄河		(156)
第七章	情系塞北		(191)
第八章	水流千转		(230)
第九章	谋福桑梓		(263)
第十章	负重尽瘁		(290)



第一章 北平和谈



炮声隆隆……

古老的神州大地，光明与黑暗正在殊死决战。1948 年隆冬，辽沈战场硝烟未散，淮海大地激战正酣，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乘胜入关，与华北兄弟部队配合，将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率领的 60 万部队，围困在北平、天津、张家口之间。

围绕平津战局，各种政治势力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早在 1948 年 11 月 3 日辽沈战役结束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将傅作义召到南京，命他放弃华北，率部南撤，以便保存实力，守卫东南半壁河山。为了保护千年古都免遭兵火，使蒋介石南撤计划落



空,根据中共中央决策,中共北平地下党发动各界人士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力促傅作义和平起义。针对和平运动,国民党特务除加强对傅作义部队的监视控制外,还对主和人士进行暗杀,大打出手。与此同时,美国海军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蒋介石特使徐永昌、蒋纬国、郑介民……以及共产党叛徒彭泽湘,有的带着拉拢傅作义直接接受美国军事援助坚守平津的建议,有的带着诱骗傅作义去“主持东南军政事宜”的蒋介石亲笔函件,有的带着蛊惑傅作义在华北独树一帜、另立山头的阴谋,也纷纷来到北平……

但是,傅作义并非蒋介石嫡系将领,不仅与蒋氏矛盾很深,且为人正派,颇有头脑,抗日战争中与共产党亲密合作,为民族立过功勋。他既不愿放弃长期经营的华北,更担心南撤会钻入蒋介石的圈套,因此,守走难决,举棋不定,一面与南京书来信往百般周旋,一面准备稳住阵脚伺机待变。不料,局势的变化使他措手不及:1948年11月6日从南京回来,当即调兵遣将,但不等他完成作战部署,百万大军已直逼平津!多年惨淡经营,赖以纵横华北的两支王牌部队——三十五军和一〇四军,先后在新保安和张家口全军覆没,连他最得力的两个军长,也一个被俘,一个自杀!

怎么办呢?

待援无望,突围无路,苦守无力,傅作义只好与解放军秘密接触,可是,几次接触,全然不得要领。傅作义对和平条件还抱有幻想。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对解决北平问题的途径还存在意见分歧。而要进行严肃认真的谈判,也需要一个举足轻重,既能替傅作义全权负责,又能为共产党所信赖的代表人物啊。派谁前去才能打开僵局呢?傅作义坐困愁城,苦思冥想,终于想起了一位多年患难与共,可以推心置腹的老朋友。于是,吩咐秘书长王克俊,马上发电报邀请,同时派“追云”号座机专程去接。

1948年12月28日下午,“追云”号穿过茫茫云海,在天坛公园临时跑道上徐徐降落。此时,南苑西苑机场均被解放军占领,东

单操场改作临时机场，同时在天坛公园修了这条跑道。灰暗的天穹下，苍翠的古柏之间，孔雀蓝琉璃瓦重檐圆顶的祈年殿，肃然屹立。身材高大，衣着与普通士兵毫无区别的傅作义，神情冷峻，双唇紧闭。飞机刚一放上扶梯，就率领几个亲信僚属匆匆迎了上去。

“宜生兄——！”

随着一声浓重的甘肃口音的呼唤，机舱口躬身走出一位体态魁梧，举止沉着，约莫 50 多岁，与身后随员一样穿着灰军大衣的将军来。

傅作义跨步向前，紧紧握住那将军的双手，连连点头：

“宝珊兄！可把你盼来了……”

邓宝珊没有答言，耸耸浓眉，淡淡一笑，就跟傅作义同乘一辆吉普，拉上窗帘，避开繁闹之处，朝中南海急驰而去。

自从 1948 年 12 月 13 日围城前夕搬进中南海以来，傅作义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城外据点全部失守。撤退进城的部队尚有 20 多万，派系混杂，难以指挥，多属蒋氏嫡系李文、石觉两个兵团，傅作义自己的部队已没有多少。机关、学校、庙宇、部分民宅，全驻了兵。物价飞涨，特务横行，军民杂处，人喊马嘶，乱作一团。危难之中有朋自远方来同舟共济，傅作义自然感到宽慰，但一想到进退无路、险象丛生的处境，眉宇间又浮起一片阴霾。直到车子开进中南海，两人并坐中，竟默无一言！

雕梁画栋的居仁堂傅作义书房里，一桌并不丰盛的家常菜，作陪的只有秘书长王克俊和参谋长李世杰。主人知道客人素来不饮白酒，特意准备了一瓶味美思。不料邓宝珊竟破例拿起桌上的“杏花村”来，抢先给大家满斟了一杯，双眸含笑，瞅着傅作义朗声说道：

“来，总座，借你的酒先向你恭喜！”

傅作义一声长叹：“宝珊兄！此时此地，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不——”邓宝珊字斟句酌、有板有眼地说：“要不是绥远连降

大雪，封闭了陕坝机场，昨儿我就赶来了。你要是没有喜事，急电相召，该不是为了品尝这桌菜吧！”

“嗯……也算喜事——按咱中国民间风俗，结婚送葬都要请吹鼓手热闹一番嘛！”

傅作义一声苦笑，喝干了那杯“杏花村”。看到围城以来总司令脸上第一次露出笑容，王克俊和李世杰也轻松了许多。

邓宝珊却搁下酒杯，正色说道：

“是为谁送葬呢，宜生兄？送葬是喜事，殉葬可是悲剧啊！……中国数千年历史，正处在方生方死之际，你我弱冠从军，戎马半生，能够亲身迎新送旧，也算三生有幸！老子曰：穷则变，变则通。眼前似乎山穷水尽，可只要应变得法，也会柳暗花明……”

傅作义低头不语。

邓宝珊点燃一支炮台牌香烟，离开餐桌，慢慢踱到窗口，凝神远眺起来。紫禁城巍峨的角楼，太和殿辉煌的飞檐，北海秀丽的白塔……隐现在淡淡的暮霭里，宛如神话中的天宫。啊，举世闻名的古都，你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多少智慧啊！近百年来，除去列强入侵之外，国内军阀在此多次争夺，可连袁世凯、段琪瑞、张作霖、吴佩孚这班人，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破坏你呢！今天，眼睁睁的，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毁于一旦吗？……不能，绝对不能！那必将成为遗臭万年、永遭子孙唾骂的民族败类——但是，如何才能说服傅作义与共产党真诚和解，化干戈为玉帛，使这座历史名城秋毫无损，使百万生灵免遭涂炭呢？邓宝珊却深深地知道，事情还十分棘手……

早在1927年，邓宝珊已闻傅作义大名。那时，傅作义30出头，作为阎锡山部下的一位师长镇守涿州。奉系军阀张作霖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傅作义首当其冲与之交火。张作霖父子以数倍于傅的兵力，在涿州城下恶战近两月之久而攻城不克，使傅作义声威大震，赢得了守城名将的盛誉。不过，邓宝珊与傅作义相识共事，已到抗

日战争时期了。那时，邓宝珊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镇守榆林；傅作义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驻防五原。抗日图存的共同信念，屡受蒋介石嫡系倾轧排挤的共同处境，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竭诚拥护，也使两人的交情日趋深厚。但是，抗战胜利之后，面对国家前途的抉择，两人的思想却逐渐产生了分歧。虽然，在1945年底，当他们一起被解放军围困在归绥之时，傅作义曾一度听从邓宝珊的劝告，准备和平起义，连起义通电的文稿都已拟好，可一看援军到来，却立刻翻脸变卦。此后，内战升级，傅作义以“光复”张家口的“辉煌战功”而升任集华北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剿匪”总司令，不仅对蒋介石产生了更多的幻想，对自己在华北拥兵自重、独树一帜的能力也日益自信起来。现在，虽然屡受重创，身困危城，想逃无路，欲守无力，但头脑是否完全清醒过来了呢？看来，还很难说……

“宝珊兄！旅途劳累，休息吧……蒋先生的太保很放肆，你，就住我这里——”

邓宝珊望着窗外被暮色渐渐淹没的亭台殿阁正在沉思，傅作义从藤椅上欠身说道。

王克俊和李世杰早已走了，书房里只有邓傅二人。灯光下，邓宝珊回头注视着脸色憔悴、浓眉紧锁的傅作义，正想劝慰几句，不料傅作义突然左右开弓连打了自己两个嘴巴！邓宝珊顿吃一惊，不知如何是好。傅作义却掏出手绢，擦擦通红的泪眼，哽咽了一会儿，伤心地自责起来：

“……我，我名作义，却辜负了这个……‘义’字啊！对不起追随我多年的部下，对不起三十五军牺牲的战友……”

邓宝珊打断傅作义的话，意味深长地说：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啊！如果不改弦更张……”

“可共产党也不能欺人太甚！”傅作义忽然声色俱厉，拍案而起。“11月7日我从南京回来的第二天，就给毛泽东发过电报，请